

# 秋游八公山

赵 阳



远眺八公山

越是身边的风景，越是容易被忽视。来到八公山下的古城里生活二十多年，竟然从未涉足过八公山深处，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上个周末，友人约我去爬山，好不开心。

下午两时许，我们一行五人从寿县文化馆前乘坐上一辆“面的”，出西门，经东淝河大桥，过珍珠泉，来到淝水岸边的龟山脚下。龟山是八公山近三百座山峰中的一座，因形似大龟而得名。虽说是在初秋时节，头上还是艳阳高照，眼前却是满目葱绿，心情十分愉快。穿过山脚下的桃林，来到由各色杂树组成的原始森林前，我们突然发现脚下竟没了路。但见数不尽的树干、树枝交融在一起，林子里面深不可测，令人顿生林意。我问老孟，你真进去过吗？别进去出不来了。老孟说，我一个朋友进去过，没事的。说着带头钻了进去。我们也不愿半途而废，纷纷跟了进去。

原始森林其实是个“天然氧吧”，别看密不透风，里面并不显热。只是行走实在困难，时而需要弯腰，时而又需要跳跃。并有不少各种带刺的藤蔓，时不时钩挂住造访者的衣衫。脚下，秋天的落叶铺盖了地面，走在上面发出“嘎嘎”的声音，很是松软。身边的树木也很有特色，有两株靠在一起的枫树，下面各有各的树干，中间的树枝却鬼斧神工地都长在了一起，

却并不是人为的嫁接，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连理枝”？但这样的探险总让人放不下心来，没到老孟停步的时候，我们都一迭声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出去？慢慢地，老孟也有些慌了。走在原始森林里，人确实很难辨清东南西北。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眼前一亮。原来前面上山坡上突兀出一块巨石，巨石上端坐着一位老汉，老汉正在悠闲地喝着背壶里的茶水。见我们几个从林子里钻过来，老汉露出疑惑的眼神。我们走过去问老汉，你怎么会在这里？老汉说，俺是庙山林场的护林员，是来这里清除杂草的。老汉说，巨石四周是块空地，没有长树，但茅草很厚，容易引发火灾，他来这里除草消灭隐患。老汉见了我们也很高兴，问，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说，听说这里有我们走了进去，没事的。说着带头钻了进去。我们也不愿半途而废，纷纷跟了进去。

原始森林其实是个“天然氧吧”，别看密不透风，里面并不显热。只是行走实在困难，时而需要弯腰，时而又需要跳跃。并有不少各种带刺的藤蔓，时不时钩挂住造访者的衣衫。脚下，秋天的落叶铺盖了地面，走在上面发出“嘎嘎”的声音，很是松软。身边的树木也很有特色，有两株靠在一起的枫树，下面各有各的树干，中间的树枝却鬼斧神工地都长在了一起，

二长、六十公分宽、五十公分高，小的约有八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四十公分高。我们好奇，说，有马槽就应该有马，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马呢？老汉说，我听老人说，以前这山里有雷龙、雷虎、雷秀娥姐妹三人，在这里占山为王，是不是他们留下的？我一听了神，要老汉说细点，老汉挠了挠头，笑着说，我也知道这些了，说得还不都是强人剪径的事，跟水浒传差不多吧。我们就好像看见了古时候，雷氏三兄妹从林里冲下山来横刀立马的雄姿。

老汉见我们对古迹有兴趣，就说，还有呢，跟俺来。我们就生怕丢了似的紧跟着他，来到半山坡两块高高的巨石头前。就着山坡，我们踏了上去。老汉说，看，这就是神仙床。但见相挨一起的两块巨石上面，都有约两米多长的地方平坦如砥，明显有被人工修整过的痕迹，的确跟过去的老式双人床差不多。在神仙床的四周，凿有不少小洞，估计是树立篱笆之类的东西用的。我们与老汉开玩笑，这神仙床只两个，可雷氏兄妹三个人来呀？快告诉我们雷秀娥的闺房在哪里？老汉很憨厚，说，俺不知道。正在这时，转到巨石下面的老孟喊道，这里有字！我们忙下了来，看见巨石上面原有处摩崖石刻，但因年代久远，风侵雨蚀，我们努力辨认，仍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 西晋迁都寿春，或可续命百年

周 强

西晋是个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个短命王朝。其存续时间为公元266—316年，不到51年时间；其大一统时代从公元280年平定东吴、统一南方开始，至公元304年十六国中匈奴族汉国和氏族成国建立为止，只有短短的24年时间。西晋后来亡于匈奴族刘氏汉国，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汉国俘虏，结局比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押送北上还要悲惨许多：晋怀帝被汉昭武帝刘聪安排宴会上使“青衣行酒”，就是穿着奴仆的服装负责给宾客倒酒，宴会结束，晋怀帝也被杀害；晋愍帝更为屈辱，刘聪“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盏”。先是在酒席上挨桌倒酒，散席后还得清洗餐具，刘聪上洗手间出恭，又让晋愍帝端着马桶盖侍立一旁。晋愍帝屈辱如此，后来还是难免被杀。

西晋灭亡之前，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周馥曾提出过“迁都寿春”的建议，如果朝廷采纳周馥的建议，不仅两位皇帝的悲惨结局可以避免，甚至西晋王朝或许能够续命百年以上。周馥，字祖宣，因“理识清正，兼有才干”，晋惠帝时被举荐担任吏部郎，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周馥忠于职守，秉公行事，“选举精密，论望益美”，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累官至扬州刺史。三国时扬州为魏、吴分割，魏扬州治所设在寿春，吴扬州治所设在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魏平吴后，为强化对南方新占领区域的控制，将两个扬州合并后的治所设在建业。周馥担任扬州刺史时，根据他的活动轨迹，扬州治所已经迁回寿春。

事情发生在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对西晋朝廷、社会和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却更为凸显，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匈奴族汉国已经

占据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域，其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与洛阳的地理距离仅200公里，匈奴军队经常向南攻掠，西晋都城洛阳几乎成为前线。此前一年，中原地区大旱，黄河干涸可涉，匈奴骑兵不用渡船，就可以跨过干涸的河床打到洛阳城下。晋怀帝在天时地利缺失的状况下，依靠人和，取得两次洛阳保卫战的胜利。还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洛阳城的士庶南迁，百姓流亡，原来20多万人口的城市此时仅剩3万余人，并且时时处于匈奴骑兵的南下威胁之中。

反观寿春，《晋书·伏滔传》载其著作《正准论》描述说，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贝之固。龙泉之跋，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泽之限，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伏滔是东晋学者，伏滔描绘当时的寿春，不存在一丁点的虚假成分。北方从八王之乱开始，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内外战争，而淮河以南除了遭遇过一些民变政权骚扰外，一直相对平静，寿春遂而发展为晋代大城市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忧国忧民的周馥认为，“群贼孔炽，洛阳孤危”，于是“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策书说，“戎狄交侵，畿甸危逼”，“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北方河朔地区“萧条”，西方关中地区“险湿”，南方江汉地区“多虞”，只有东南“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且漕运四通，无患空乏”。因为“圣上神聪，元辅贤明，居俭守约”，因此迁都寿春可“用保宗庙”。周馥还表示，只要朝廷同意迁都寿春，“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

驾”。为了规避类似于董卓、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周馥还主动提出，朝廷迁都寿春之后，自己转任江州（治所于今江西九江市），以示其“敬竭忠诚，庶报万分”的忠于皇室、勤于社稷的意愿。

策书送达洛阳朝廷，晋怀帝阅后，转执政大臣东海王司马越商讨执行。司马越可不是个凡角，他是八王之一，在八王之乱后期参战，相继铲除其他参乱诸王后，自任太傅、录尚书事，专擅朝政，朝臣中但凡怀疑与自己不一心的，皆杀之。晋怀帝是在司马越毒杀晋惠帝之后被推上皇位的，因此晋怀帝并无实权。

司马越与周馥有过节。周馥曾“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司马越视周馥为政敌，周馥迁都寿春之策“不白于越，而直上书，越大怒”。就是因为周馥之策先呈皇帝，后达权臣，引起司马越震怒，他不顾国家生死存亡，也不管此策是否可行，仅仅凭意气用事就断然拒绝。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司马越又暗中命令与周馥同城的淮南太守裴頠“图馥”，裴頠遵命袭击周馥，兵败退保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向驻守在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求援。司马睿正想在江东自立门户，扩大地盘，于是出兵“攻馥于寿春”，“旬日而馥溃”。忠心耿耿的周馥后来被擒，忧愤而卒。

西晋王朝随之进入不可控状态。次年四月，司马越死于内战征途，西晋10万大军被汉将石勒2万轻骑全歼，西晋再无直归朝廷指挥的部队。六月，汉军大举会攻洛阳，“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晋怀帝准备迁都开封附近黄河岸边的一座军营堡垒仓垣城，结果洛阳城里找不到车辆，黄河岸边找不到船只，只能困在首都坐以待毙。汉军攻陷洛阳后，俘晋怀帝，杀皇太子及士民3万

从神仙床朝西一拐就是山谷，里面芳草萋萋，偶有裸露的石块，由于山上雨水的冲刷，显得十分光滑。经老汉指点，在一面缓缓的坡上，我们竟看到了播捣稻谷的碓。碓的内壁也十分光滑，看来曾被长期使用。实在想不出，谁会在这样的地方长期生活？

眼看天色不早，老汉说，我该回家了。我们问，龟山山顶还远吗？我们想上去看看。老汉说，不远，翻上这座山梁，就能看见山顶了。我们谢过老汉，继续探幽。

果然，行不到千米，我们钻出了山林，眼前呈现一座小山，像极了伸在龟背外的头颅。小山的另一边，却是凹洼的盆地。小山呈青灰色，只在半山腰长了三两株大树，与“龟背”及远近其它山峰的葱绿形成强烈的反差，景致绝美。走到跟前一看，发现这青灰色原来都是些被风化的石渣。这些石渣从上到下厚厚地包裹了小山，使我们的攀登极为艰难。爬到半山腰，我们认出这几株充满生命活力的大树，一株是榆树，另两株是棠梨树，上面挂满了褐色的果子。我们上去摘了几颗，嚼碎后湿湿的、酸酸的、甜甜的，令人口舌生津，忍不住眯了眼睛。上到山顶，发现却是一片平地，长满了各色花草。站在山顶上四边望去，但见重峦叠嶂，群峰绕云，晚霞紫落，岚气生辉，一派深邃幽邃的仙台气象。同游的几位好友都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家，这时候都顾不得说话，抱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太阳慢慢地向西山下飘去。我们不敢久留，决定下山。我们不敢再从原路返回，就从山的另一边下去了盆地，准备取道四顶山回去。四顶山是道教圣地，从龟山山顶上望去，两座山峰近在咫尺。在盆地里，几位摄影家又对遍地红黄绿紫的地丁、山菊花发生了兴趣。我知道“看山跑死马”，便催促大家抓紧赶路，到四顶山还要翻过一座密密的松林。别忘了时间，闹到天黑后进入到林子里出不来。谁料走到松林里后，却出奇地顺利，很容易地就找到了通往四顶山的路口。等我们出了四顶山大门，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呢！

回家后想弄清此行所见遗址到底为何物，便查阅了《寿县志》。发现在657页“名胜古迹·龟山”栏下赫然写着：“山上有吕公墓及石屋、石床、石台等胜迹，俗传此即‘吕蒙正寒窑’”。吕蒙正，北宋时期大臣，以敢言著称，曾三任宰相。估计那神仙床就是吕蒙正当年所用的石床、石台了吧？那马槽，可能就是留作盛水的水缸了。方知道八公山确实藏龙卧虎。

八公山，实在是寻幽探古的好去处。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踏遍这里所有的山头。

余人，并在洛阳纵兵抢掠珍宝，这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中央政权的首都第一次沦陷于少数民族军队，史书称之为“永嘉之乱”。后来，西晋遗臣于长安拥立晋愍帝，结果长安又于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被汉军攻破，晋愍帝也成为俘虏，西晋完全灭国。

设想一下，如果周馥的策书建议被采纳，西晋朝廷于半年前迁都寿春，历史的走向将如何发展呢？我想的话，至少有这样几种前景：第一，西晋不会灭亡。洛阳濒临黄河，河北就是匈奴族汉国控制区域，当然将攻取洛阳作为战略目标。如果西晋迁都寿春，匈奴政权暂时鞭长莫及，这样占据北方的匈奴族汉国与羯族赵国就会提前分裂，互相火并。事实上西晋灭亡后，这两族没有了共同敌人，不到3年就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0多年一直打得你死我活，这就给南方政权带来了喘息机会。第二，东晋不会建立。东晋开创者司马睿在皇族中属于庶族，根基不牢，人望缺失。他刚下江南时，江南士庶对他并不待见，几个月都没人登门拜访。只是西晋没有了，南方士族和民众基于生存需要，才推举他成为皇帝，建立东晋。如果西晋迁都寿春继续存在，就断然不会有东晋的诞生，东晋百余年就是西晋续命的百余年。第三，寿春前途无量。淮河以北的密集水网是阻挡北方民族铁骑的天然屏障，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富庶的经济足以支撑王朝命脉，寿春就会成为战时首都，“天姿清润，少著英猷”，被誉为晋武帝再世的晋怀帝就会成为抗战领袖，后来南方的宋齐梁陈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晋怀帝准备迁都开封附近黄河岸边的一座军营堡垒仓垣城，结果洛阳城里找不到车辆，黄河岸边找不到船只，只能困在首都坐以待毙。汉军攻陷洛阳后，俘晋怀帝，杀皇太子及士民3万

历史没有假如，只有兴叹和遗憾！

## 我从小甸走过

王晓珂

###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三季) 征文

七月，一个值得纪念和缅怀的日子，阳光早早地写上辉煌，一面红旗在召唤，我们心随云荡，车如风行，越过瓦埠湖大桥，奔赴小甸，这一方红色的土地——安徽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小甸集特支诞生地。

小甸镇因小甸集得名，过去的小甸集东筑城铺曾为古城。古称郊外地为甸，遂名小甸集。现如今，百年风雨，千里江淮，换了人间。我们来重温英雄的故事，见证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新时代追梦人的奋斗与拼搏。

甸，字里有田。到炎热生活过的田野走一走，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让我们内心的期待更加热烈。

曹渊就出生于这里的曹家岗，小时候受教于著名书画家、旧民主主义者张树侯先生。郭沫若写的《革命春秋》里追叙的独立团攻城历史中，曹渊就是这里可歌可泣的“曹连长”，不过他把营长误写成了连长。

来到曹渊故居下车时，朋友早已在此等候。进入故居要经过一座小桥，这座洒满阳光的慈心桥，走出了为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的革命者。天空瓦蓝，夏风轻畅，土黄色的院墙、房屋，覆盖着茅草，弥漫着旧时光。陈列室里的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独木车、铁叉、纺棉车、簸箕、挂在墙上的笊斗等老物件，每一件都诉说着艰苦的过去。驻足凝望，新神植的石榴和枣树已经挂满果实。据说过去的老宅，前后两排，中间是很大的院子，老宅有三棵高大的椿树，东边的围墙内还有一棵桑树。曹渊之子曹云屏曾回忆说：“在院子西边的围墙内有一棵木瓜树，树上结的木瓜，很香，秋后采摘下来放在室内，散发阵阵清香。木瓜树旁有一棵松树，据说都是父亲生前所栽。”如今改造后的院子里，增加了叶挺、张云逸将军在繁忙的军务中来到曹家岗慰问烈士家属的雕塑群。

故居的南边是一个荷塘，历经百年风霜。遥想当年在池塘里鱼跃的曹氏兄弟，从此走进大风大浪为革命奋勇搏击舍生忘死，成为壮怀激烈一门三烈士。

七月，春天在回眸中远去，夏以饱满亢奋的状态紧随而来。迎面而来的一股股热浪，却挡不住我们内心的清风徐来。第一次到杨圩村，便被这里的特色农业所吸引。红色，对小甸来说是一种底色，也是一种精神，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传承红色基因的小甸人在新时代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走在村间小路上，迎面而来的笑脸，有花有果的田园，让人欢欣和陶醉。村书记领着我们，来到挂满深绿小南瓜的园子里，他手捧贝贝小南瓜给我们讲解的时候，一同前往的三位

女作家也争先恐后地捧一捧，她们灿烂的笑就像藤蔓上盛开的南瓜花，风一掠过，摇动着香甜的气息。这个昔日的偏僻村，在村干部带领和村民们积极参与下，集体经济发展硕果累累。想到唐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时的诗句：“月蚀西方破敌时，及瓜归日未应迟。”他希望外甥明年瓜熟时一定会如期立功回朝。而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百三十座烈士墓，在革命的前线浴血奋战，立下了不朽战功。如今，早已是瓜果满园，老百姓安居乐业。小甸镇地处江淮水地带，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粮食作物得天独厚。远望田野，沟渠纵横，一排排支柱上拉起的线条，攀爬着瓜蒌苗，高吊着一棵棵希望的星星。杨圩村委谋划的集体经济如盛开的夏花，在广袤的大地上绽放。走进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眼睛为之一亮，村里生产的“淘小甸”系列农产品，寿州大米、香火、糙米和虾田米，好噍不上火的瓜蒌籽，浓香又醇厚的寿州香油，包装精巧的土鸡及土鸡蛋……通过互联网，这些特色农产品出了村，进了城，走向了全国各地。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幸福的生活，需要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如今，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不必背井离乡，在家同样可以打工，养家挣钱两不误。方纯艾住在铁佛村，爱人常年有病，公婆年龄较大，两个女儿又在上学，过去生活困难，家门口的安徽三新制衣厂建成后，她来到厂里，努力勤劳，产量突出，月收入超过四千元，有时更多，厂里上下班接送，还有免费工作餐。工作之余，还养鸡种菜，加上自己勤俭持家，生活过得很舒心。残疾人赵红琪也来到厂里做工，凭借着坚持不懈的热情，努力钻研技术，手工娴熟精致，有了可观的收入，口袋鼓了，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小甸的变化，是脱贫攻坚胜利的一个缩影，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走进宽阔的安徽三新制衣厂厂区，整洁亮丽，绿树成荫，紫薇飘香，党旗在蓝天下飘扬。制衣厂主任带着我们边走边说：“现在人们衣着需求从‘保暖御寒’向‘美观舒适’的转变，穿得更美了”。厂里增添了先进服装加工设备，拥有成衣流水线、梭织生产线和针织生产线。为镇里解决就业上百人，产品远销欧美。”车间里，一根根线像流动的旋律，由哒哒的马达弹奏着，美丽的姑娘在飞针走线，重回芳华的大妈用灵巧的双手，剪裁着美好生活的霓裳。

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其中记忆最深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我想，和电波一样永不消逝的，是初心。现在的老区人民正在用不变的初心，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当晚，我回到家，按动电风扇，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坐在贝贝南瓜架下乘凉，一枚枚圆圆的瓜蒌变成了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政说：追查事情，有两个依据，一是体察情由，一是依确证据，这样才能理性地判断是非曲直。对于此事，先看情由，刘荣位高权重，就真算的对赵元恺说过这种话，也不是多大的罪过，无需隐讳。赵元恺是刘荣的下属，他怎么敢对刘荣无端栽赃，连累上司呢？再看证据，左卫率崔茜等人所述与赵元恺所述相同，可见赵元恺所述是实。因此，应根据事实和常理推定刘荣确实对赵元恺说过此话。太子杨勇称赞裴政“平直”，但并没有真正怪罪刘荣。

裴政生性耿直，忠于职守，得罪了不少同僚，屡遭小人构陷，太子杨勇与裴政日益疏远了。直到太子杨勇被废后，隋文帝还遗憾地说：要是裴政和刘行本还在，二人一起匡扶太子，杨勇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裴政从政善于认真考察实情，根据证据来审定曲直。裴政在襄州任总管时，勤政爱民，常常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分给收入微薄的左右属吏。他一向明察秋毫，民有违法之事，裴政暗中亲自调查，一一收集好他们的犯罪证据，却并不抓捕追究。遇有累犯，才当众历数各人罪状，滴水不漏，公正审理，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判死罪者五人，流放多人，辖区百姓为之震撼，将裴政奉若神明。裴政从不滥用刑法，在量刑上坚持从宽从轻，从来没有冤假错案发生。有被判处极刑的囚犯，裴政会准许其家人入监陪护，以致死囚感其恩德，死而无憾。从此，襄州令行禁止，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几乎不再有诉讼案件。

裴政说：追查事情，有两个依据，一是体察情由，一是依确证据，这样才能理性地判断是非曲直。对于此事，先看情由，刘荣位高权重，就真算的对赵元恺说过这种话，也不是多大的罪过，无需隐讳。赵元恺是刘荣的下属，他怎么敢对刘荣无端栽赃，连累上司呢？再看证据，左卫率崔茜等人所述与赵元恺所述相同，可见赵元恺所述是实。因此，应根据事实和常理推定刘荣确实对赵元恺说过此话。太子杨勇称赞裴政“平直”，但并没有真正怪罪刘荣。

裴政生性耿直，忠于职守，得罪了不少同僚，屡遭小人构陷，太子杨勇与裴政日益疏远了。直到太子杨勇被废后，隋文帝还遗憾地说：要是裴政和刘行本还在，二人一起匡扶太子，杨勇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裴政从政善于认真考察实情，根据证据来审定曲直。裴政在襄州任总管时，勤政爱民，常常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分给收入微薄的左右属吏。他一向明察秋毫，民有违法之事，裴政暗中亲自调查，一一收集好他们的犯罪证据，却并不抓捕追究。遇有累犯，才当众历数各人罪状，滴水不漏，公正审理，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判死罪者五人，流放多人，辖区百姓为之震撼，将裴政奉若神明。裴政从不滥用刑法，在量刑上坚持从宽从轻，从来没有冤假错案发生。有被判处极刑的囚犯，裴政会准许其家人入监陪护，以致死囚感其恩德，死而无憾。从此，襄州令行禁止，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几乎不再有诉讼案件。

## 生性耿直的廉官——裴政

程晋仑

###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六季) 大型征文

裴政（生卒年不详），字德表，在其高祖裴寿孙时，举家从河东闻喜迁至寿阳（今安徽寿县）。裴政少时聪明伶俐，博闻强识，达于时政，曾任南朝梁、北周，参与编制《周律》。入隋后，更是得到重用，因其精于刑律，隋文帝命其与苏威等人吸收魏、晋、齐、梁的法典，遵循“以轻为重，化死为生”的原则，编纂成《开皇律》12篇。这部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后代法律制度影响极大。众人编纂法典的过程中，遇有疑惑不解或难以裁定的地方，都交给裴政，由他做最后的裁定。

《开皇律》撰成后，裴政位进为散骑常侍，又升任左庶子，在东宫辅佐匡正太子杨勇的举止，以严谨公正、诚实谨慎闻名朝野。有一次，太子命通事舍人赵元恺将武职的轮班制成名册，结果，到武职交替时尚未完成，赵元恺的上司右庶子刘荣对赵元恺说：“你只要口述就行，不用做成名册了。”赵元恺回奏时，太子责问赵元恺名册在哪里，赵如实告诉太子：“刘荣说口奏就行了。”太子询问刘荣，刘荣却矢口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太子就让裴政追查。还没等裴政到太子复命，就有刘荣的心腹跑到太子那里去进谗言，说裴政想陷害刘荣，追查不实。太子叫裴政前来责问，裴